

关于中华书局本《型世言》的校点问题

石, 汝杰

Research Center for Higher Education, kyushu university

<https://doi.org/10.15017/6796404>

出版情報 : 言語科学. 37, pp.35-47, 2002-03-04. The Faculty of Languages and Cultures, Kyushu University

バージョン :

権利関係 :



关于中华书局本《型世言》的校点问题

石 汝 杰

《型世言》，全称《崢霄馆评定通俗演义型世言》，是明末陆人龙创作的拟话本小说集，共 10 卷 40 回，刊行于明崇祯年间。现存孤本，藏于韩国汉城大学奎章阁。陆云龙，字雨侯，室名翠娱阁，浙江钱塘人。第 25 回中提到崇祯元年(1628)浙江大水灾，17 回入话提到天启末年辽东战争，说明此书应是崇祯年间的作品，刊行当在崇祯元年(1628)后，可能和“二刻拍案惊奇”的刊行差不多同时，即崇祯 5 年(1632)。(袁世硕、覃君)

《型世言》在韩国发现后，中国国内出版了多种排印本（中华书局、江苏古籍出版社、作家出版社、山东文艺出版社、岳麓书社等），其中影响较大的是中华书局的本子（1993 年，覃君校点）。上海古籍出版社也在《古本小说集成》第 5 辑中影印了此书。

此书在中国国内亡佚较早，后人能见到的只有在其基础上重印的《三刻拍案惊奇》（又名《幻影》，30 回）和《别本二刻拍案惊奇》（前 10 卷采自凌濛初《二刻拍案惊奇》，后 24 卷则采自《型世言》）。其实都是利用《型世言》的旧版拼凑而成。所以字迹漫漶不清之处甚多。偶尔也有少量改动，如《别本二刻拍案惊奇》22 卷和《型世言》22 回，文字情节都有一些不同。

为了深入讨论，本文还同时考察了《三刻拍案惊奇》（署为“梦觉道人、西湖浪子编撰”），北京大学出版社排印本由张荣起整理（1987）；另有北京燕山出版社排印本（1987）。张荣起本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末刻本（上海古籍出版社有影印本，收入《古本小说集成》第 1 辑）整理，工作底本是马廉藏传钞本；北京燕山出版社本是依据北京文物部门收存的明末刻本。此两书都有相当严重的残缺，整理者为了便于阅读，都补进了大量文字，所补往往和原本并不相合。北京燕山出版社本删节多，且随意改字（此书“前言”声明说，把原书的“止、替”改为“只、与”，“到、那”改为“倒、哪”）。

一、《型世言》的语言特点

《型世言》作为文学作品和语言文献，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和意义，可以

和“三言二拍”并驾齐驱。这5部小说集（近200回）的作用，首先是能充当明末白话（官话）的重要文献。这类作品和当时的许多白话作品相同，使用的语言主要是白话，但是也夹杂着一些文言的成分（如诗词、判词、信件等）。和长篇小说相比，这些短篇小说涉及的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更为广泛，从政治、经济、工农业到日常生活的许多细节，都有所反映。所以，词汇也丰富、细腻得多。另一方面的作用是，可以从中见到当时吴地的一些语言特征。“三言”的编者冯梦龙是长洲（今苏州）人，“二拍”的作者凌濛初是乌程（今浙江湖州）人，《型世言》的作者陆云龙是钱塘（今杭州）人。他们都是吴地人士，从现代方言的区划来看其方言属于北部吴语（主要是太湖片）。所以，往往会在成篇的官话中显现出一些方言的特征，有时还插入少量成段的方言。《型世言》中成段的方言最多，27回中有明显是浙江话的对话：

（1）皮匠便道：“个娘戏！阿答虽然不才，做个样小生意，阿答家叔洪仅八三，也是在学。洪论九十二舍弟见选竹溪巡司。就阿答房下也是张堪與小峰之女。咱日日在个向张望？先生借重对渠说话，若再来张看，我定用打渠，勿怪粗鲁。”钱公布道：“老兄勿用动气，个愚徒极勿听说，阿答也常劝渠，一弗肯改，须用本渠一介大手段。”洪皮匠道：“学生定用打渠。”钱公布道：“勿用，我依有一计，特勿好说。”便沉吟不语。皮匠道：“驼茶来！——先生但说何妨。”钱公布道：“渠依勿肯听教诲，日后做向事出来，陈老先生毕竟见怪。渠依公子，你依打渠，毕竟吃亏。依我依，只是老兄勿肯读作孔。”皮匠道：“但话。”钱公布道：“个须分付令正，哄渠进，老兄拿住子要杀，我依来收扒，写渠一张服辨，还要诈渠百来两银子，渠依下次定勿敢来。”皮匠欢天喜地道：“若有百来两银子，在下定作东，请老先生。”钱公布道：“个用对分。”皮匠道：“便四六分罢，只陈副使知道咱伊？”钱公布道：“有服辨在东，怕渠？”此时鞋已缝完，两个又附耳说了几句，分手。（27回）

其中“个”（这）、“阿答”（我）、“咱”（怎么）、“个向”（这里）、“渠”（他）、“用”（要）、“本”（给）、“介”（个）、“勿”（不）、“我依”（我）、“驼”（拿）、“渠依”（他）、“你依”（你）、“话”（说）、“收扒”（收场）、“咱伊”（怎么办），都是地道的方言词语，语言也显得非常生动。作者还为“肯”的发音加了注。另外，38回有吴歌，和冯梦龙编的《山歌》有异曲同工之妙：

（2）只见日休这日坐在房中，寂寞得紧，拿了一本《吴歌儿》在那边轻轻的嘲道：“风冷飕飕十月天，被儿里冰出那介眠？姐呀，你也孤单我也独，不如滚个一团团。”“相思两好介便容易成，那介郎有心来姐没心？姐呀，猫儿狗儿也有个思春意，那为铁打心肠独拄门？”（38回）

下例中，作者为了突出富尔毅的不学无术，做的祭文用方言押韵：

(3) 富尔毅不与分子，自做一通祭文来祭，道：“呜呼，先生！我之丈人。半生教书，极其苦辛。早起晏眠，读书讲经。腐皮蓝衫，石衣头巾。芋头须缘，俭朴是真。不能高中，金榜题名。一朝得病，呜呼命倾。念我小子，日久在门。若论今日，女婿之称。情关骨肉，汪汪泪零。谨具薄祭，表我微情。乌猪白羊，代以白银。呜呼哀哉，尚飨！”(13回)

“人辛经巾真名倾门称零情银”为韵，其中臻摄字有“人真门辛巾银”[-n]，梗摄字有“经名倾称零情”[-ng]。

12回中，以下段落处有评语：“忽作北音，入情入趣，看官勿得草草。”(中华本误作“人情人趣”。)

(3) 忽一日，永乐爷差他海南公干，没奈何只得带了两个校尉起身。那嫂子道：“哥，你去了叫咱独自の怎生过？”王指挥道：“服侍有了采莲这丫头与勤儿这小厮，若没人作伴，我叫门前余姥姥进来陪你讲讲儿耍子。咱去不半年就回了。”嫂王道：“罢，只得随着你，只是海南有好珠子，须得顶大的，寻百十颗稍来已咱。”王指挥道：“知道了。”起了夫马前去。(12回)

其中“咱”、“怎生”、“稍”(即“捎”)、“已”(即“给”)可能就是所谓的“北音”。这说明作者对语言问题是很敏感的，也说明作者把所谓“北音”看成异质的东西，和自己用作叙述语言的一般官话是不同的。

更值得注意的是，在叙述和对话中反映出来的方言痕迹。这需要专文论述，这里只提几点。

(1) “在那里”型的句式

吴语用“勒海”类词语表示体(或称“动态”，aspect)。用在动词前表示进行体，用在动词或形容词后则表示持续体。《型世言》中常用“在这里”、“在那里”表示(也能说成“在这边”、“在那边”等)。表示进行的例子有：

那死的便也不动了，那未死的还在那里挣跳，好不惨伤。(9回)

那家僮听得……倒在那里替主人快活，替女子担忧。(20回)

一个邻舍老人家巫婆，见了他道：“……何不寻个门当户对的，也完终身一件事。”支佩德道：“正要在这里寻亲，没好人家。”(19回)

你看我家无辜，担了一个窝家臭名，还在这里要赔脏。(36回)

一日雨下，正在那边苟合，适值张婴回家，冯燕慌忙走起。(5回)

叫勤儿拿钱去买合汁，正在那边买时，却见一个婆子走来。(12回)

正坐在楼上想，此时陈公子俱在房中来看。陈公子抚着尸，在那边哭。(27回)

其中有的和副词“正”、“还”等同用。下例中，“在那边”、“在那里”并用：

一路赶到城外集儿上，先是卜兆在那边看一辆大车，几个骡子在那里吃料，有几个人睡在车里，有几个人坐在人家门首，似在那边等人的。（22回）

表示动作持续、性状或动作行为的结果存在的例子有：

得了这报，放声大哭，把一个柏清江惊醒，道：“女大须嫁。这时他好不快活在那里，要你哭？”（21回）

那奶子道：“亲娘，我近在这里，常要来的，不要这等费心。”（21回）

是我家老不死、老现世阿公，七老八十，还活在这边。（3回）

有时，“那里”等还保留比较具体的含义，可以认为处于虚化的不同阶段。如：

李先生，再要与你在这边讲些天话，也不能勾了。（12回）

王秀才道：“他收拾银子躲了么？闻他娶一个妾在这里。”（26回）

远岫不听，先去了。不期安童也在那边缉探。（40回）

（2）“着”的用法

《型世言》中“着”的用法，有和官话相同的，充当进行或持续的体助词，如：

只得叫阿寿看着店，自进里面。却是开着后门，人不见影，唯闻得后门外有人说笑。便去张看，却是掌珠与这两个邻舍坐着说话。（3回）

一路向着京师来，已不差得一日路，在路上叫驴，集儿上已没了，只得走着。看见远远一个掌鞭的骑着驴来，他便叫了。（9回）

但是，有的“着”则相当于官话的“了”，尤其是用在句末，表示“先做了此事，再……”，如：

周亲娘央我送老亲娘，待我送到便来。——暂躲一躲着。（3回）

常言道：“捕生不如捕熟”，怎舍着这生意另寻？（6回）

小沙弥道：“且关了门着。”正去关门，忽回头见一个人坐在金刚脚下。（9回）

任敬道：“冒失鬼，且住着，待咱想。”（22回）

光棍道：“轿已在门前，说的物可见赐。”吴尔辉说：“待人进门着。”（26回）

当时的作者，并不一定能把自己的方言和通用语——官话区分得很清楚，所以有时会在作品中流露出方言的痕迹来。如介词后面加助词“着”的用法官话也有，如“对着”、“为着”，但是本书中还有“和着”、“在着”，现代吴语还保存着这样的用法（与“着”对应的助词是“仔”）。如：

吕达和着一个妇人那厢开酒饭店。（21回）

又赶来，都沸反的在着廊下叫。(23回)

另有“做……(不)着”，表示牺牲某人(物)为代价，以达到目的。这是明清小说中常见的用法。如：

众人道：“这贼急切怎肯离身？”伏戎道：“罢，做咱们不着。喻提控，这要你先借二三百两银子，做样与他看。”(22回)

有心这样快活，率性在扬州做三百两不着，讨二个小，两个丫鬟。(31回)

范小云道：“如今做庾仰不着，等他收拾了这两个罢。”(33回)

值得注意的是，这种用法中，不管是肯定还是否定，表示的意思是一样的，如下面两例都是指牺牲自己的肉体：

直到早饭时才回，道：“去了么？没奈何，没钱，做身子着。”(31回)

这皮三官为周亲娘破费得好钱，周亲娘做这身子不着，倒也换得他多哩。
(33回)

(3) 补语和宾语的相互位置

现代汉语的可能补语，如果带宾语，常放在补语的后面。但是《型世言》中，有很多和现代汉语不同的形式，一般的格式是“V+得/不+宾+补”。有时宾语的形式还比较复杂。如：

又早晚这样哭，哭坏了，却也装不架子起，骗得人钱。(1回)

皇帝知道，也要难为我们，小姐也当不个抗违圣旨罪名起。(1回)

店面生意不似先时，胡乱改做了辣酒店，也支得日子过。(3回)

他征江西桃源贼，向贼首：“如何聚得人拢？”(14回)

我看你肚里来得，怎守着这把锄头柄？做不官来，便做个吏。(14回)

要年家们开填，撇不面情过的，将来后边搭一名。(18回)

再没一个人捉得头路着。(21回)

那公人道：“胡说！本县四爷叫不你车动？”揪住步大便打。(22回)

只是颖如还放不这两个丫头下。(28回)

知得众人噏不酒着，偏去景他道：“昨日有事失陪，他打点几桌奉请？”
(33回)

也有不合这一格式的例子，如：

列位，吃定吃他的不着了，晚间到是小弟作一东罢。(33回)

有趣的是，下面两例中，各有两个同类形式，但其中的“说他不转”、“做郎中不了”是不合上述规则的：

母亲道：“你父亲主意定了，说他不转。”……后边两个嫂嫂与两个姐姐，又假做怜惜，来挑拨他，道：“人又尚未进，不知读得书成么？”(18回)

日休见前边灵验，竟呆着胆道：“……只怕二位行期速，吃不我喜酒着。”
季东池道：“只怕我再来时，足下还在这里做郎中不了。”（38回）

现代方言中还残存着类似的格式，但是大多只限于人称代词充当宾语的情况。

二、中华书局校点本的问题

中华书局在古籍的整理出版方面有极为显赫的地位，起着极其重要的影响。这是有定评的。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本书在众多《型世言》校点本中的地位。校点者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，在“前言”中称：“我们对《型世言》作了精心的点校整理”，并特意列出“点校说明”6条，以显示其认真。可是，通过阅读，并和原作略作对校，我们只能遗憾地说，此书的点校根本无法和“精心”二字联系起来。以下举例说明。

（1）有许多极为粗糙的简单错误

首先，是一些形近字（有的根本无法认为是“形近”的）搞错，举例如下。所举例句是已改正的形式，其后的数字是回数 and 页码（如“1-3”表示第1回第3页），中华本的点校错误用括号附在后面。

其女发教坊司，二十年毁形堊面，终为处女。（1-3）（毁刑堊面）
不若叫他从重断送，七七做，八八敲。（2-25）（不若叫你）
盛氏道他手松做人情，时时絮聒他。（3-37）（盛氏道你手松……）
耿埴道：“有众人在此，我便开看不妨。”（5-66）（我便开看不防）
一双脚又小又直，比朱寡妇先时又好些。（6-86）（一双脚又小又值）
以后凡遇春秋，高皇、太后、懿文太子、皇妃忌辰，……（8-120）（只遇春秋）

留了一箸饭，道：“请回寓，下官还有薄程。”（簿程）（9-134）
其时正是国初兴作之时，筑城凿池。（9-128）（典作之时）
姊姊又嫁着个穷人，叫我更看何人？（10-150）（姊姊上嫁着）
倒是他婆婆在间壁房中听了，忙叫亲母。（10-152）（在间壁居中听了）
他外貌已是如此，少年进学，内才毕竟也好。（11-158）（他外貌已这如此）
正说时，慧儿送客已回，向前万福。（11-164）（面前万福）
又有昭君，……也是个奇女子，但再辱于单于，有聚麀之耻。（16-221）（聚尘之耻）

王太守还要出，周先生道：“只两蕝罢。”（18-251）（只两个执罢）
那船已是傍将过来，一挠钩早搭在船上。（20-277）（早塔在船上）

别个不知痛痒，我……难道不晓得路数？（21-290）（不知痛痒）

赵能道：“事不宜迟，你快打点。”（24-332）（事不宜迟）

还又有石首、鲳鱼、鲙鱼、呼鱼、鳗鲡各样，（25-340）（还又是石首）

烛影煌煌照艳妆，满堂欢会反悲伤。（25-344）（独影煌煌）

这光棍道：“待我生一计弄这蛮子。”（26-353）（美这蛮子）

尤绍楼见了，道：“鲍震宇，仔么处？”（33-468）（鲍震宇）

他复身又裹在柿皮里，撒在地下，那个知得？（36-500）（对个知得）

一把搂住了，要在花阴处顽耍。（40-553）（要在花阴处顽耍）

还有莫名其妙多出字来的：

似我那天杀的，枉活了三十多岁，……（4-56）（似我那成天杀的）

有的可能是点校者不明原义擅改的，如：

颦如道：“打凭你打，要是要的。”涎着脸儿，把身子去迭，手儿去摸。
（28-394）（把身子去迭）

“迭”，即“凸”，方言同音，指“挺出身体的某个部分去碰撞”。

连忙请远公在上参拜了。（35-496）

“参拜”，误作“忝拜”，原文为“叅拜”，其实书中很多“参”都是这样的形体。

其次是，引号用得粗糙。最低级的错误是，只有前一个，少了后一个。如“沈实年年来看望，你是不采他，依我还去见他的是。”（15-214）“见他的是”后少了一个引号。这样的错误很多。滑稽的是，同一回 215 页第 2-5 行，莫名其妙地用起单引号来，最后突然加了个[’”]（为了区别，此处不另加引号）。又如：

金甲神道：聘娶姬侍，不“特予一人以为然。予于此女，誓必得之。……”
（39-546）

第一个引号当在“道”后。

（2）文字的校改很随意

点校者校正了一些原文的错误，如第 2 回 22 页，“争兢”改为“争竞”；第 6 回 85 页把“心里也熟”校改为“心里也热”；第 34 回 482 页，“半垂漆”改为“半垂膝”。有时还表现得很谨慎，如第 1 回 2、4 页，都没有改原文，只是加脚注，说“疑当作某”。可是，有些明显的错字，都留下来了，如：

事虽未竟，为恶极深，宜照响马例梟示。圣旨依拟，着巡按监决，将张志梟首，支广等斩首，绞不停等充军。（22-310）

“梟”（“梟示”、“梟首”），原书误作“梟”，中华校点本都不改。

这老娘极是琐碎，……终日怨聒到晚。（3-36）（怨聒—絮聒）

闯到床中也不能上床，倒在地下。（6-84）

根据上下文，“床中”当为“房中”。

贵梅自守着孝堂，哭哭啼啼，那理来管他？（6-88）（那理—那里）

看这样泼妇，平日料应亲邻闹断，身边有钱料也背阿婆卖吃，没有是真。

根据文意，“卖吃”当为“买吃”。

有那轻薄的道：“这莫不是你父亲？”（9-127）（轻薄—轻薄）

燕王爷见这新碑，问：“是甚么碑？”左右答道：“是南兵纪功碑。”燕王爷听了大怒，道：“这厮们妄自矜夸，推碎了！”（8-117）

“推”当为“椎”，下文有“只见帐前力士飞也似来，才椎得一下，又一个内侍跑来说道：‘不要敲！爷叫抄碑上名字哩。’书写的来抄，碑上早已敲去一片。”“椎”，意为“敲”。

那富尔毅好不快活，对张罗道：“事做得成狠了些。”（13-189）

“成”，当是“忒”之误。

况且你丈夫临终有言，叫你与我过活，你怎一味生性，不愿着我？（10-150）“愿”（繁体为“願”）当为“顾”之误，因为形体相仿。

支佩德道：“还没有这许多银子。”巫婆道：“有底桩的，便借两两何妨？”（19-262）

“底桩”原作“底椿”，因为繁体字“椿”和“椿”形体接近。其实“底桩”是很常见的词，一般写作“抵桩”，意为“打算；预料”。如：“他是没爹没娘的人，只靠着你姆姆，你朝也打，晚也打，抵桩弄杀他？”（荡寇志105回）“那知县听说是可以保得性命，立即满口应承，抵桩白做了这任知县，开了县里常平仓，尽情让洋兵来取。”（邻女语7回）

还有改错的，如：

结识他做个靠山。有那临渴掘井的，要做这件，大块塞来，要他撺掇。皂甲要买牌讨差，书吏要讨承行，渐渐都来丛他。（30-420）

点校者把“丛”改为“从”，显然是不明白“丛”的含义。“丛”是动词，意为“聚集；簇拥”。如：“那时合家老幼，都丛在一堆，人人心下惊慌。”（醒世恒言34卷）“随着一路又撞出一个好揽事的少年、一个惯劈直的老者，便丛做一堆。”（型世言9回）这里有“奉承，趋奉”的意思。

内中一个老世事亲娘道：“舍到要舍。只是你们舍了，又要鲍去哄人。”那和尚便道：“个亲娘那话？抱了你几次？哄了你几次？”（10回）

“鲍去”被改为“跑去”，通则通矣，可是和原意不同了，原来是指刨去写在椽木上的捐赠人的名字，还要别人捐钱。

这一个大县，那不出这些些银子来？叫他们胡乱再凑些。十分不勾，便把库

里零星银子找上罢。(22-307)(拿不出这些些银子来)

校点者把“那”改为“拿”，其实这里的“那”就是后代写作“挪”的。此书用于此义的“那”有多例，如本回本页就有：“喻外郎便去库上那出二三百两银子。”可是却没有作同样的改动。

其中，还有一些校改显然是根据《三刻拍案惊奇》的排印本做的。如第2回24页“不共戴天”原作“不共载天”，11回162页“何以”原作“何日”，29回406页“丢得得我下”，删一“得”字。校者加脚注说，这些都是根据《三刻拍案惊奇》改的，其实《三刻拍案惊奇》的原文和《型世言》是完全一样的。这样的校改，本身是正确的，可是其依据是今人的校点，这是不合适的。

(2) 标点错误极多

书中有许多标点错误，有的是原作的句逗，有的是校点者的理解错误。其实，更重要的原因是校点者的粗枝大叶导致的。以下举例。每一例后括号里的是中华本的错误标点处，有的例子下略加说明。

那公子欲待涎脸，去陪个不是。銛进去，只见他已掣刀在手，白监生与这些家人先一哄就走，公子也惊得面色皆青，转身飞跑。(1-15)(那公子欲待涎脸，去陪个不是銛进去……)

“銛进去”指厚着脸皮走进去。

一班助兴的，便劝道：“小官人不必哭得，到县间去告，不怕不偿命的。”(2-23)(小官人不必哭，得到县间去告)

“不必……得”相当于“不消……得”，经常搭配使用，是常见的句式。

若和是两利之道，若王大官不肯依我们出钱，这便是钱财性命，性命卵袋。(2-24)(若王大官不肯依，我们出钱，……)
出钱的应是王大官，不是“我们”。

那李二娘一见便道：“向日杨亲娘说周亲娘标致，果然标致得势，那不肯走出来白话一白话？”(3-36)(那不肯走出来白话一白话。)
这里的“那”是疑问代词，所以句末应该用问号。

掌珠终是不老辣，有那臭吝的，缠不过，也便让他两厘，也便与他搭用一二文低钱，或是低银；有那脸涎的，搯不过，也便添他些。(3-37)(也便与他搭用一二文低钱；或是低银)

“低钱”“低银”都是成色差的东西。《三刻拍案惊奇》(4回)点为“有那臭吝的，缠不过，也便让他两厘，也便与他搭用一二文低钱，或是低银。”不误。

脚在你肚皮下，你偏尝走出来，不要采他。嚷与他对嚷，骂与他对骂。(3-41)(不要采。他嚷与他对嚷，骂与他对骂。)

那时已嫁出的人，不是你婆婆了，就是你丈夫要与你费嘴时，已过的事，不在眼面前娘，比你会温存？枕边的家婆，自是不同。也毕竟罢了。（3-42）（就是你丈夫要与你费嘴，时已过的事，……）

那掌珠……打扮端正时，于伦却又出去未回。（3-47）（打扮端正，时于伦却又出去未回）

这书办也待要走时，那花子极了，道：“儿！这是工部大堂着买段子的官银。便与他瞧。”（5-66）（道：“儿！这是工部大堂着买段子的官银。”便与他瞧。）

“便与他瞧”当为花子的请求，文中此时放银子的匣子尚未打开。

一时要纠合些邻舍子弟就学，如今有四五两馆，便人上央人，或出荐馆钱图得，如何急卒可有？（6-79）（便人上央人，或出荐馆，钱图得，……）

“荐馆钱”是指给介绍人的谢礼。

霍氏便一掌打去，道：“贼忘八！先是咱一件衫当了五十钱，你嫌少。咱又脱了条裙，当五十钱。——你瞎里，不瞧见咱穿着单裤么？”（9-132）（你瞎里不瞧见咱穿着单裤么？）

“瞎里”，这里的“里”是语气词，后面应该点断。

只见王举人在背后把陆仲含推着道：“去！去！饮酒宿娼，提学也管不着，就是不去的，也不曾见赏德行。今日便带挈我吹一个木屑罢！”（11-165）（今日便带挈，我吹一个木屑罢！）

“带挈我”，指“顺便提携我，让我也……”。“吹木屑”，指作陪客，白吃白喝。如：“前日送来的鸡鹅还在，可以作东，怎就走去？待小弟陪你也吹个木屑。”（型世言33回）“闯席曰‘吹木屑’。”（乾隆昆山新阳合志1卷）

此时王奶奶寻得余姥姥见时，头上早不见了一只金钗。（12-174）（寻得余姥姥，见时头上早不见……）

知县道：“这等是姚居仁赶打身死的情实了。把居仁、利仁且监下，明日相验。”（13-189）（这等是姚居仁赶打身死的，情实了。）

居仁道：“是小的怪他来帮，打的。”（13-190）（是小的怪他来帮打的）打人的是居仁。如果不点断，就是“他”帮打了。

若是个处困时，把那小人图报的心去度量他：年幼的，道这人小，没长养；年老的，道人老，没回残。（14-195）（年幼的，道这人小，没长养年；老的，道人老，没回残。）

沈刚惊得木呆，道：“恁凭你里边搜。”（15-214）（恁凭你。里边搜。）即“任凭你搜”，中华本“里边搜”后还缺一引号。

老奴在此两年，已为小主积下数百金在此，尽可供小主用费。（15-215）（积

下数百金，在此尽可……）

这里的“在此”与上文提到的“在这里”用法是一样的。

只是把家里养的牛羊骡马，又或是外边打猎，捉来的狐兔、黄羊、麋鹿、熊鹿，血沥沥在火上炙了吃，又配上些牛羊乳酪。吃罢把手在胸前袄子上揩抹。这搭袄子可也有半寸厚光耀耀的油膩，却无一些儿轮到他。（17-234）（捉来的狐兔黄、牛、麋鹿、熊鹿……可也有半寸厚光耀耀的，油膩却无一些儿轮到他）错了字，还点错几处标点。其中的“乳酪”当是“乳酪”，本书也没有校改。

凡有黑夜在院前潜行打听的，着巡捕官羁留，明日解进。（18-256）（着巡捕官，羁留明日解进）

“着”是使动动词，“吩咐”、“让”、“叫”，如果后面点断，文意就不通了。

极是好色，家中义儿媳妇、丫头不择好丑，没一个肯放过。（21-285）（义儿、媳妇）

“义儿”是男性，此处应是修饰关系，用顿号点断后，成了并列关系。

正说时，蓝氏下楼，问：“是为官司来么？”吃了茶，便要别去。（21-286）（“吃了茶，便要别去。”）

此处加了引号，意思就不合了。

徐铭见了道：“这妮子，我平日寻寻他，做杀张致。……做他不着罢！”（21-290）（做他不着罢？）

此处不能用问号，说明点校者不懂“做不着”的含义（参见上文）。

晚间有事做，十分醉了，不惟妹丈怪我，连舍妹也怪我。（21-291）（晚间有事，做十分醉了）

众人扯向川堂，禀：“……请爷升堂。”张知县便出来坐了，堂上丹墀里边排了这些民壮，都执着刀枪；卷篷下立了这干皂隶，都摆了刑具……（22-308）

（张知县便出来，坐了堂上丹墀，里边排了这些民壮，都执着刀枪。……）

“丹墀”是指台阶，老爷当然不会坐在那里。

一篙把箱子一掀，女人身子一浮，他篙子快，复一推，这女子也汨汨淅淅去了。（25-342）（他篙子快复一推）

“快复”不成词，原文点断（参见影印本 1062 页）。

又听得什么撞屋子响，道：“悔气。现今屋子也难支撑在这里，还禁得甚木植磕哩！”黑影子内开窗看，是一张桌子，扑着个人在上面。（25-342）（现今屋子也难支撑，在这里还禁得甚木植磕哩。）

点校者不明“在这里”表示状态的用法（参见上文），所以有此错误，北京大学本《三刻拍案惊奇》也点错了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原文也点作“支撑。在这里”（影印

本 1063 页)。

四尊回厅，就叫书房，拿这牌与看，道：“这是那个写的牌？”(27-382)
(四尊回厅，就叫书房拿这牌与看)

“书房”指负责文书的吏员，是四尊把牌给书房看。

只是家中姬人不大本分，又想张家娘子又是不怕阿婆的料，也不善，恐怕好日头争竞起来。(26-360)

北京大学本《三刻拍案惊奇》作：“又想张家娘子又是不怕阿婆的，料也不善，恐怕好日头争竞起来。”无误。“料”是副词，大概，也许。

就阿答房下，也是张堪與小峰之女。咱日日在个向张望？(27-371)
点校者不明白“咱”(方言词，怎么)的意义。《三刻拍案惊奇》用问号：“咱日日在个向张望？”不误。下例的错误出自同样原因。

妇人道：“我叫你不要做这事，如今咱伊？还是你侬同我，将这多呵物件到陈衙出首便罢。”(25-375)(我叫你不要做这事，如今咱伊还是你侬同我，……)但是下例无误：“便四六分罢，只陈副使知道咱伊？”(27-371)(咱伊，怎么办)

“……莫若带他进寺中，落得阔他一阔，不要等阿金这狗妇只道独他是个奇货，妆憨。”(29-404)(莫若带他进寺中，落得阔他一阔，不要等阿金这狗妇。(口弄。)只道独他是个奇货妆憨。)(中华本还缺末尾的引号)

江苏古籍本点作“不要等阿金这狗妇，只道他是个奇货，妆憨。”眉批插在“货”后，不误。但是在“狗妇”后点断亦误，因“等”是使动动词，“使”、“让”，意即“让阿金以为只有她是个奇货”。

詹博古笑一笑道：“……这个座儿、盖与顶、匣儿倒也值几两，骗得着，骗他十来两，骗不着，五七两罢了。”(32-450)(骗得着，骗他十来两，骗不着五七两罢了。)

只见劳氏便竖起眉，睁着眼，道：“臭小乌龟，那介轻薄？”花芳连道：“失错，失错。”……鲍雷一把抱住道：“小冤家，那介慌？”花芳道：“是怕饭迟了。”鲍雷道：“贼精，迟了饭，关你事？一定有甚，要对我说。”(33-465)(道：“臭小乌龟，那介轻薄。”……鲍雷一把抱住道：“小冤家，那介慌。”)

“那介”，疑问代词，方言词。前引 38 回“吴歌”(风冷飕飕十月天，被儿里冰出那介眠？……相思两好介便容易成，那介郎有心来姐没心？)，中华本也都标为句号，误。

其时还是元末，各寺院还照着元时风俗，妇人都来受戒。他便拍手道：“一阵和尚婆！”扯住那些男子，道：“不识羞，领妻子来打和尚。”(34-477)(他便拍手道一阵“和尚婆”。)

“阵”是量词，可以指人或动物，群。如：“约莫走半里远近，忽然斜插里一阵兵直冲出来。”（醒世恒言 19 卷）“还有一阵虾鱼之类飞跳前来。……杀出三个女将，恰有一阵奇兵：白蛤为前队，黄蚬作左冲。”（型世言 39 回）

彭氏也似失惊般，一会儿身子困倦，肚腹疼痛，一连几次痛阵紧，生下一个小厮来。（35-490）（一连几次痛阵，紧生下一个小厮来。）

“紧生”不成词。“痛阵”指生产时的阵痛。

我朝林俊按察云南，鹤庆府有一寺，每年要出金涂佛的脸，若不，便有风雹伤损人田地。（39-540）（每年要出金涂佛的脸，若不便，有风雹伤损人田地。）



以上只是罗列了在这一校点本中发现的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，并非全部。佐藤晴彦教授曾经指出通俗小说版本的许多问题，包括影印本的可信程度等，强调可靠的文本在语言研究上的重要作用。不管是语言的研究也好，还是文学的研究也好，文本的校点是非常重要的、也是最基本的工作。最起码的要求是，应该给读者一个可信、可用的标点本，对于中华书局这样的老牌出版社来说，这本来是不成问题的。可是这次让我们大失所望了。

2002 年 1 月于福冈

参考文献

陈庆浩：《型世言》导言，《型世言》排印本，作家出版社，1993

陈庆浩：《型世言》研究补论，《'93 中国古代小说国际研讨会论文集》，开明出版社，1996

覃君：《型世言》前言，《型世言》排印本，中华书局，1993

袁世硕：《型世言》前言，《古本小说集成》第 5 辑影印本，上海古籍出版社

佐藤晴彦：近代汉语研究の基本问题——中国旧小说、戏曲を资料として，《神戸市外国語大学〈外国学研究〉》XXII “中国旧小说の研究”，1991